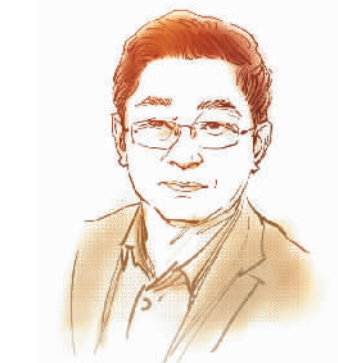




郭红松绘

这些年我一直在行走，从我的故乡马尔康到成都，再到世界各地。最让我牵挂的，是2008年5月12日发生在汶川的那场特大地震。

倾听生命的呼唤

当年英国作家多丽丝·莱辛在诺贝尔奖的获奖演说中说，每当她有一个萦回于心的故事，并不会立即动手写作，而是需要继续等待。用她的话说，是在等待听见一种“腔调”，只有当这种腔调在耳边真切响起，被她听到，这才是写作的开始。

在汶川地震10年后，我开始动手写《云中记》，并不是因为我缺材料，没有故事，或者不能意识到故事所蕴含的意义，而是因为莱辛所说的那种“腔调”尚未被听见。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讲，最重要的并不是有没有故事要讲，而是以什么样的语言方式使这个故事得到呈现。我作为一个志愿者，亲历了汶川地震的救灾和重建的过程，见证过最绝望、最悲痛的时刻，也听见人类在自救与互救时最悲壮的抗争与最无私的友爱，因此常常产生书写冲动，但我多次抑制这种冲动，是因为我没有找到恰当的语言，没有听到“腔调”的出现，为此还得常常承受袭上心头的负疚之感。

地震在瞬息之间，造成了数十万人伤亡，把一个家庭几十甚至上百年积累的财富毁于一旦，把数代人、数十代人建设起来的村落、城镇及其他公共设施毁于一旦。悲痛那是当然。起而抗争的壮烈，那是当然。举国驰援，恩深爱重也是当然。

在这次地震中，许多城镇村庄劫后重生，也有很多城镇和村庄与许多人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。我想在写这种消失时，要写出生命的庄严，写出人类精神的崇高与伟大。在至暗时刻，让人性之

光从微弱到明亮，把世界照亮，把人心照亮。要写出这种光明，唯一可以仰仗的，对一个小说家来讲，唯有语言。从地震十周年纪念日本那个时刻开始，三个多月时间，在我每天的持续写作中，词语们映照而来，它们都发着微光，把来路照亮，我用它们构建一个世界，它们集体的光把这个世界照亮。

我想，当我面对灾难，书写灾难，一定要写出灾变在人身上激发出来的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。如惠特曼为他自己所追求的语言方式所说的那样，要“同时置身于局内与局外，观望着，猜测着”。“我的巨人和我在一起”，我让主人公在他的亦真亦幻的世界中行动，在他的现实世界中行动，而我作为一个书写者的任务只是“观望”和“猜测”，一个凡人、一个如此平凡的人如何依据情感的逻辑演进成一个伟大的英雄。

喊出向上的力量

我自己出身的族群中有种古老的崇拜体系，是前佛教的信仰。我不是一个宗教信徒，但我对这种古老的信仰系统怀有相当的敬意。它的核心要义是尊崇与人类生命同在的自然之物。

且歌且行，记在云中。我的所记所歌，用的是我的第一母语——嘉绒藏语。我将其作为感知世界的出发点，使我能够随着场景的展开，随着人物的行动，时时捕捉那些超越实际生活层面，超过基本事实经验的形而上的东西，并时时加以呈现。在这样的情境中，语言自身便能产生意义，而不会被一般性的经验所拘泥。这种语言调性的建立是基于我的第一母语嘉绒藏语，这是一种对事物、对生命充满朴素感知的语言，如何将这种生动的感知转到中文里来，也是我面临的考验，古典中文给了我很好的帮助。在中国古典诗歌中，有许多一个人的生命与周遭的生命相遇相契，物我相融的伟大时刻。

那是杜甫所写的“留连戏蝶时时舞，自在娇莺恰恰啼”那样的伟大时刻，也是“感时花溅泪，恨

别鸟惊心”那样的时刻。

这些伟大的时刻是身心俱在，感官全开，是语言与情感和意义相融相生的伟大时刻。而中国叙事文学“且听下回分解”式的方式从未对现实取得过这样的伟大语言胜利。

我试图在表现人与灵魂，人与大地关系时，努力把眼光投向更普遍的生命现象，努力把眼光投向人对自身情感与灵魂的自省。此时，中国叙事文学中汲汲于人与人关系的那些招术就全面失灵了。只有中国诗歌中那些伟大的启示性召唤性的经验，是我所需要的，这种在叙事状物的同时，还能很好地情感控制的能力，也正是我所需要的。我发现，中国文学在诗歌中达到的那些巅峰时刻，手段并不复杂，赋、比、兴，加上有形状，有声音，有隐而不显的多重意味的语词。更重要的支撑，是对美的信仰。至美至善，至善至美，至少在这本书里，我不要自己是一个怀疑论者。我要沿着一条词语开辟的美学大道护送我的主人公一路向上。

两种母语的滋养

“花近高楼伤客心，万方多难此登临。”“羌妇语还哭，胡儿行且歌。”



空中俯瞰四川省汶川县映秀镇。王 曦摄（新华社发）

紧靠着天目山景区，但是，大批游客仅仅是月亮桥村的“匆匆过客”，当地百姓没有得到实惠。村委会负着债，步履维艰。2017年10月，月亮桥村引进运营商后，民宿、木艺坊、雕塑馆、美术馆、玫瑰庄园、四季果园、天河酒坊等一批业态相继落地，2019年前10个月，月亮桥村旅游总收入达到1000万元。

运营商来了，被弃之角落的老物件竟然成了宝贝！村里原先被当作废物的老砖老瓦老木料都成了稀罕品，田地里的普通特产被做成了精美的旅游商品。美丽乡村旅游实现了从闲置资源资产向文创产品的转变。高虹镇龙门秘境村村落景区运营商姜敏，通过

浙江临安2019年共接待游客1880万人次，实现旅游业综合收入227亿元，交出了一份亮眼的乡村旅游成绩单。

临安是美丽乡村示范县，2017年初，临安首次提出“村落景区”概念，计划用三年时间打造30个精品村落景区，2019年临安提出建设以“八线十景”为重点的示范型村落景区。与此同时，美丽乡村建设中的难题也摆在眼前：有美丽无特色，乡村旅游设施雷同，“千村一面”；有输血无造血，缺乏产业植入；有想法无办法，政府把基础设施交给村委会运营，村委会却无力维持。乡村变美丽不难，难的是如何变旅游资源为旅游

临安首创“村落景区市场化运营”，以策划和文创能力、集聚资源能力、市场运作能力、兼具乡村情怀和工匠精神等为基本条件，面向社会招引运营商，实施招兵买马组建团队、调查资源摸清家底、策划规划方案实施、整合资源市场营销、精准高效招引投资、“添油加醋”营造氛围、注重文创打造业态、找准目标包装线路、借助外力加强合作、多管齐下强化服务等十项举措，并在村落景区市场化改革实践中，明确政府、运营商、投资人、村集体、村民、专家等的“角色定位”。

两年来，临安17个村落景区与12家运营商签约，以商招商22家、落户项目35个，总投资达1.67亿

浙江临安

找到经营村庄的“金钥匙”

陈伟宏 卿雄志

产业，不断提升当地百姓的收入。

“要把整治村庄和经营村庄结合起来”。2018年，浙江省部署实施“资金进乡村、科技进乡村、青年回农村、乡贤回农村”行动，临安找到了一把“金钥匙”。



收购或租赁闲置资产，带来投资2500多万元，专业人才21人，吸引回乡创业青年10人，吸纳当地村民就业150人。

2018年，龙门秘境村落景区的石门村、龙上村、大山村分别获得收益10万元、17.5万元和20万元；2018年，杨溪村接待游客5万人次，旅游收入达300万元，村民人均年收入3.7万元，市场力量让“老树发新芽”，帮助村集体和村民从低收入向高收益转变。

乡村振兴不再仅依靠单一的行政力量，多元市场化力量共同发力。过去，大家习惯性地以自然风景好坏为发展旅游业的标

图 为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陈春桥制作昌西麻酥糖。

刘 珊摄

广西旅游“厕所革命”再升级

本报记者 庞革平文/图

“马头墙、叠石流泉、桂北少数民族图腾和神话故事，干净优雅，与景区融为一体，赏心悦目。”2019年12月22日，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阳朔县世外桃源景区内，河北驴友肖玲玲对旅游厕所赞不绝口。

2015年以来，阳朔县持续推进旅游“厕所革命”再升级。围绕“小厕所”，改善“大民生”，在旅游景区、旅游线路、交通集散点、乡村旅游点、旅游娱乐场所、休闲步道等地，改造和新建一大批具有地方特色的2A级以上旅游厕所，实现数量充足均衡、达到等级标准。按A级旅游厕所标准新（改）建49座旅游厕所，实现4A级景区第三卫生间全覆盖，并全部免费开放。积极探索和推广旅游厕所“以商建厕、以商管厕、以商养厕”新路子，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建设A级旅游厕所及配套门面，投资方享有门面10年以上经营权，提高市场主体和全民参与建设的积极性。

“2019年，阳朔游客量有望突破2000万人次，如厕不是小事情。”阳朔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有关负责人表示，为此，阳朔县将旅游“厕所革命”从景区扩展到城镇、农村，结合目前正在开展的幸福乡村建设活动和惠民生“改厕、改厨”工作，“厕所革命”成为提升当地群众生活品质、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的一个重要抓手。“通过开展‘厕所革命’再升级，提升市民和游客的幸福感。”

阳朔是广西旅游“厕所革命”再升级的一个缩影。2015年2月，广西扎实推进“厕所革命”三年行动计划，有效解决了公共厕所数量不足、卫生较差、布局不合理、管理缺位等问题，获得全国“厕所革命突出成果奖”。2017年12月，广西再次开启旅游厕所建设管理新三



▲南宁青秀山风景区竹园厕所
►桂林市地中海俱乐部旅游厕所



年行动计划（2018—2020），把这项国家文明工程推向新阶段。

据统计，自2015年来，广西全区已建成旅游厕所4000多座，“厕所革命”走在全国前列。经过几年努力，全区旅游厕所面貌焕然一新，“净齐优”取代了“脏乱差”，厕所本身也成为旅游景区新亮点，厕所文明理念深入人心。

2019年，广西全区旅游厕所建设任务总数682座，其中新建499座，改扩建183座。截至2019年12月31日，已完工935座，新建完工667座，改扩建完工268座，完工率137.09%，14个市超额完成建设任务。与此同时，广西旅游厕所管理系统内共有厕所4356座，已完成百度电子地图标注3599座，标注率82.62%。

“早计划早部署，因地制宜，合理布局并突出特色。”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厅长甘霖表示，广西推动旅游“厕所革命”再升级，在注重科学规划、融合人文和地理风貌的同时，持续推进基础设施和智慧管理平台建设，强抓监管、培训和指导，建立绩效考评和通报机制，不断提高旅游厕所的服务品质。



欢迎关注本版微信公众号
“人民日报行天下”

天山深处的黄羊

于春

我是一名地质工作者，常年在大山之中穿行，在新疆，天山、阿尔金山、昆仑山都曾留下我的足迹。

我们自江南远道而来，第一站就是天山。这里远离城市，没有人烟，是野生动物的天堂，有雄鹰、狗熊、灰狼、狐狸、黄羊、兔子等。我们对于凶猛的动物避而远之，对温驯又名声在外的黄羊，早想亲近一番，但是黄羊并不喜欢人类，远远看到我们就狂奔而去，让我们空端相机望尘兴叹。

黄羊又叫黄羚、蒙古原羚，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。我们在野外工作的时候，经常能够看到三三两两的黄羊在山石上跳跃着、飞奔着，像行走在平地一样，让我们一阵汗颜。

天山以千峰万岭横亘西域，山与山之间沟壑很深，山体上怪石林立，非常险峻，外表呈苍茫黄色，一些低矮的小灌木稀稀拉拉地生长在其中，只有山与山之间的峡谷之中才有一丝绿色。黄羊就静静地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，我们不禁感慨，它们是多么的坚强！

黄羊不愿意与我们亲近，我们也不强求，专心地工作。但是，有一天，我们不经意间闯入了黄羊的世界，让我们得以见到它们的真容。

我们的工作区域在天山腹部，没有人烟，没有电，也没有信号。时间久了，大家都有些想家，有手机信号的地方比较远，从驻地出发来回一趟需5个多小时，每天特意去打电话不现实。所以，我们在野外工作的时候，每爬上一座较高的山，就习惯性地拿出手机看看有没有信号。如果有信号，马上打电话给家人，诉说一番思念之情。

那天，天空阴沉，马上就要下雨了，我们一路疾驰朝驻地赶，正好路过一座较高的山。我建议大家爬到山顶看看有没有信号。虽然眼看要下雨，但是，大家都很想念家人，于是同意了我们的提议。

这座山的山顶是一个大平台，我们刚爬到平台处，就被上面的景象惊呆了。人眼一片黄色，闪着耀眼的光芒，上千只黄羊在平台上。它们或卧、或站，紧紧地挨在一起，仿佛正在交谈。这里显然是它们的一处歇息地。黄羊特别警惕，我们才一露头，就被发现了，它们短暂惊慌之后，立刻四散逃开，像一朵朵黄色的云在戈壁上升起。我们都震撼了，久久说不出话来。地上这些黄色的云朵与天上丝绢般的白云相互映衬，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，这是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的风景。

虽然我们连相机都没来得及拿出来，却感到十分满足。原来黄羊的真正样子是这样的，似羊而不是羊，美丽的毛皮，非常可爱。如果它们愿意，我们肯定会抱住它们的脖子好好抚摸一番。

一个月后，我们工作结束。撤离之前，我们细心地把生活垃圾处理干净。这里是黄羊的家园，我们不能破坏它。我们越走越远，黄羊的身影越来越小，那片黄色的云彩却一直留在我们心中。

我在心底默默祈祷，希望那片黄色云彩一直衬托着天山的景色，让天山更加美丽。